

鮮為人知的馮玉祥軼事

張守初

關於馮玉祥的身世及事業，「中外雜誌」記述很多，見仁見智，有毀有譽。筆者並非馮氏部屬，但係豫人，且與西北軍中人士接觸頗多，茲就各刊物中未曾披露的片斷軼事，撰文以供讀者參照。當時民間流傳一首「馮玉祥十字歌」頗堪玩味，亦可代表馮氏的為人。

- 一投基督 二聯俄共
- 三次逼宮 四次革命
- 五原誓師 六月反共
- 七分巧計 八面玲瓏
- 九分陰險 十分活動

以上十字歌在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年間流行很廣，然事隔五十年，非七十歲以上的人恐不能憶及。筆者七十有四，垂暮之年，不願昧却良知，僅就真實事跡，客觀態度，記述軼事數則：

師出潼關妙計籌餉

馮玉祥於民國十五年秋由蘇俄返國，在綏遠省五原縣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統帥嫡系及西北雜色部隊共約二十餘萬之衆，其直接控制地區

只有陝甘二省，軍費十分困難。馮氏爲響應國民革命軍北伐，籌措師出潼關軍費，僅以銀元五百元作基金，印發軍用流通券，公告以陝甘二省稅收作準備金。其印行數目外人不得而知，三十萬大軍所需均賴此不兌現的鈔票。雖說不兌現，然而馮氏的魔術手法巧妙，公布所有稅收及公營事業收費概以流通券計算，不准私收銀元。有些鄉下人持銀元繳稅者，收稅人必令其換成流通券才能報繳。如此人皆以攜帶鈔票比較方便，反視銀元爲累贅。民國十六年五月間北伐大軍東路已攻向徐州，西路平漢線已攻到河南省之上蔡、臨潁。

馮氏眼看機運來臨，隨即通電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揮軍出潼關，指向鄭州。奉軍正與北伐軍西路軍在許昌激戰，得知馮軍師出潼關，緊急撤退，於是馮軍與北伐大軍會師鄭州，復與蔣總司令會師徐州，完成北伐第二階段任務，馮氏之功亦不可沒。在馮軍出潼關之前，筆者正在豫西從事敵後工作，馮軍出關後即與其前鋒部隊長官接觸，豫西民衆對於國民軍流通券初不信任，經筆者會同各地黨務人員多方疏解及

地方政府保證，逐漸通行使用。及至民國十七年北伐告成，各省成立省銀行，馮氏發行的軍用流通券，悉數由豫陝甘各省銀行收回，一等一換發新鈔，人民並無損失。無中生有，妙用無窮，馮玉祥可謂善於變戲法也。

馮氏所發行的軍用流通券，所以並未貶值，以至影響物價，其原因有二：一是公家只收鈔票不收銀元，民間持有使用銀元政府不加干涉，（恰與王雲五發行金元券政策相反）。二是緊縮開支，盡量減少發行額。軍官不分階級每月支薪十元，士兵不分階級每月支餉三元，伙食、服裝統一供給，軍眷統籌安置。當時民間儲存銀元和銅元甚多，軍用流通券在市面上流通量不及銀元十分之一，其在交通線外之鄉間幾乎看不到軍用流通券，故未形成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另有一插曲，有一位軍官面謁馮玉祥，臨退時鞠躬行禮，口袋中發出叮噹聲音，馮氏伸手取出銀元五枚，問他從何而來，那位軍官回答是父親送來的。馮氏說：「爲什麼不換成鈔票使用？這雖不能證明貪污，至少是違反軍規，着禁閉七天。」由此可

見馮氏治軍嚴明，執行發行流通券政策貫徹。軍人不准持有銀元，市面銀元多過流通券十數倍，人民從不知什麼是準備金，就把流通券和銀元當成同樣的貨幣了。

治軍權術千面將軍

馮部官兵待遇微薄，生活艱苦，何以能够維繫軍心，發揮戰力？這不能不說是馮玉祥所玩的魔術高明了。他有多種面孔，多重人格，真可稱為「千面將軍」！他對嫡系幹部嚴厲，對歸屬部隊客氣，對禮聘文武幕僚十分尊敬。對黃少谷等學者，禮遇如上賓，即對於參謀人員亦很尊重，因為參謀人員多係國內外軍官學校出身者。黃埔軍校四期畢業生分發國民聯軍三十多人，本應以少尉排長任用，而馮氏却委以一階四級（等於少將或准將。馮氏為廢除將校尉官銜，仿照蘇俄軍制，分成三階十二級，一階胸章紅底由一星到四星，二階黃底由一星到四星，三階藍底由一星到四星）職位，但無實權，多係各級政治部主任或總部及軍級以上單位之高參、處長、委員等職，欲任一排長而不可得，不論階級高低，反正月薪都是流通券十元。馮氏見到此等黃埔生總是先打招呼，噓寒問暖，並且常對人說：「天子門生我敢不重用嗎？重用他們就是忠於蔣總司令。」弄得這些黃埔生處境尷尬，陸續求去。馮氏明為重用黃埔生，實在用意是排斥，以預防部隊傾向中央。馮軍中雖有少數國內外軍官學校出身者，但是中央軍校畢業生無法存身，亦可見其處心積慮了。馮部帶兵官多係由士兵升起，就是升高級軍

官還不免被打罵罰跪，這常被譽為：「打是親，罵是愛，不打不罵是見外。」如此打罵外人不得享受，而享受者即可步步高升。馮部士兵全由招募而來，其對象為農村子弟，不收讀過書的人，不收城市游民，新兵檢驗先看手脚，細軟者不要，手脚有老繭者為合格。入營前多係文盲，入營後從識字教育着手，逐漸提高文化程度，以期用共樣的烘爐製造出同樣的產品，以便於控制。但是也有極少數的例外，筆者的小學國文老師高亞崑，青年英俊，頗有才學，因為欠下大批賭債，家中不能存身，跑到開封投軍，檢驗新兵主管官孫良誠團長，見其手脚細軟白嫩，別除不要。合格新兵帶走後，他賴在營門外不走，苦苦哀求收留，孫團長復出見他，解釋說：「並不是我們不要讀書人，因為軍中太苦，恐怕你受不了，耽誤你的前途。」高老師旅費已經用盡，告貸無門，眼看就要流入乞討，很堅定的說：「我不怕任何艱苦，只要長官收留，任何苦工都能做。」孫團長說：「好吧！先下連補個伙伙，磨練磨練！」他當了伙伙十分盡職，又會記帳，數月後提升到了連部担任文書上士，再數月提升到團部任上尉書記官。民國十三年秋首都革命後，孫良誠已升任師長，水漲船高，高亞崑隨之升任師部秘書。十五年冬孫師首先攻進陝西，解西安之圍，隨保薦高秘書出任陝西省最富饒的渭南縣縣長。另一投軍青年何其鞏，以中學畢業生先由文書上士升到馮總部少將秘書，以至北平院轄市長。馮氏並非不喜歡讀書人，而是怕讀書人心眼活，靠不住，如果死心塌地，唯命是從，還是得到重用的。

馮部官兵待遇微薄，他另有一套補救辦法，軍眷統籌安置，舉辦各項手藝工作，以維生計，逢年過節以總司令名義致贈慰問金。士兵親屬來營探問者，各級長官宴請招待，臨走時又送禮物及路費，這些鄉下貧苦人酒醉飯飽好幾天，帶着許多禮物，滿載而歸，自然交口稱讚，以後不愁兵源困難了。到十七年秋北伐完成，全國統一，馮部官兵多與外界接觸，馮氏的魔術就不靈光了。馮氏兼任中央政府軍政部長，由張之江代理部務，率領一連舊部作衛隊，到南京就任，士兵見到其他部隊士兵待遇優厚，服裝整潔，生活愉快，於是全部棄械逃亡。他們並未上山作匪徒，也不回家，而是分別投效其他部隊。直氣得馮玉祥去電大罵張之江，而且自帶腳鐐，以自責管教無方。馮氏一生最大錯誤是與汪精衛勾結反抗中央，十九年中原大戰前夕，韓復榘首先歸順中央，大戰失敗後，馮氏舊部紛紛請求中央改編，於是三十幾萬大軍風流雲散，西北軍便成為歷史名詞了。

愛民如父嚴懲貪污

民國十六年六月第二集團軍進駐鄭汴，中央任命馮玉祥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馮氏極力改革北洋政府舊習，樹立廉能儉樸政風，公務員一律穿着深藍布質中山裝，官吏改稱公僕，隨時接見民衆，親近民衆。省主席赴各地巡視，不准公務人員及學生迎送，但人民自由接近一律握手言歡。馮主席巡視商丘縣，由商務會長發起歡迎會，自由到會民衆有數千人，商務會長首先致詞：「

今天我們歡迎馮主席，馮主席愛民如子……」馮氏坐在一旁，高聲喊叫：「會長，你錯了！」會長嚇了一跳，趕快結束歡迎詞，請馮氏講話。馮氏在大家鼓掌聲中起立致詞：「承蒙各界父老歡迎，我十分感謝！現在政府中辦事的人不是官，而是你們的僕人，就是你們的管家奴僕。會長說我愛民如子，我實在不敢接受，愛民如子是專制時代的官話，現在是中華民國，我馮玉祥要做愛民如父……」當時有人說馮玉祥真是破天荒的民主作風，也有人傳為笑談，認為馮氏善於做戲，在為自己作宣傳。他治民如治軍的同樣施展法術，十七年春在魯西對奉軍作戰時，有一天在鄉村中開軍事會議，會後馮氏送客出門，看見有一匹馬拴在人家槐樹上，樹皮被馬啃掉很多，他問是誰的馬？一方面軍總指揮孫良誠回答是他的馬，馮氏大罵：「混蛋！為什麼不叫馬伏拴在別的地方？啃壞人家的樹皮就是擾民，跪下！」孫氏身為上將，竟因此小事罰跪在槐樹下，圍觀的村民很多，樹主人來講情：「一棵槐樹能值幾何？總司令何必生這麼大的氣，請叫這位官長起來吧！」馮氏說：「看在你老人家的面子，叫他起來吧，可是我得罰他二十塊錢，賠償你的損失。」樹主人再三婉辭不要，馮氏說：「你不要，我還要叫他跪下。」樹主人只好接受，此事流傳很廣，以作他愛民的鐵證。後來馮氏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時，在南京中央大學演講，他說：「人家都說我馮玉祥善於做假，是的，我處處在做假，我和士兵吃同樣的伙食，穿同樣的軍服，和士兵同樣的抬土修馬路；愛民、親民，為人民

服務，我能假到底，這和真的又有什麼分別？」贏得全場師生喝采。

馮氏約束公務人員如同對待軍事幹部一樣的嚴厲，倡導儉樸苦幹，戒絕不良嗜好，杜絕貪污、舞弊、欺壓人民的腐化作風。他懲辦貪污，輕者坐牢重者槍斃，在他主豫期間可說是弊絕風清。新蔡縣公款局（即後來之財政局）長張五車，在馮軍未到前，勾結北洋駐軍，濫收捐稅，舞弊中飽，弔打威逼，強姦勒索，無所不用其極。馮氏主豫後接到縣民紛紛控告，遂令駐軍師長程希賢會同新任縣長查辦。經多方查證屬實，判處死刑並在縣府門前樹立石碑，上刻「遺臭萬年」四個大字，大字下方敘述罪狀，於行刑之日同時揭幕。此事雖然人心大快，似乎有違人道，張五車雖罪萬死，但使其子孫、親朋受辱蒙羞，也太過分了。馮玉祥一向愛走極端，處事不但嚴厲，而且講求澈底，所以在他主豫期間無人敢以身試法，貪污事件幾乎已經絕跡了。他大刀闊斧掃除積弊，為民除害，令人交口稱讚，而對於建設方面似乎做得不够。除了發動民衆配合兵工修築公路外，而對於城市街道不加拓寬，因為他覺得拆毀房屋是件缺德的事情，並且諷刺南京市長劉紀文的市政建設為「拆屋害民，有馬道沒有人道」。這是他的觀念問題，畢竟欠缺遠大眼光，思想趕不上時代。

打樊鍾秀燒少林寺

北洋軍閥爭權奪利，很少注意到教育問題，在北伐前就河南省來說，全省僅有「省立中州大

學」一所，省立師範七校，省立中等學校二十餘所。至於縣立或私立中小學，不但數目少而且設備簡陋，所以全省文盲在百分之七十以上。馮玉祥雖係行伍出身，但是非常重視教育，常在軍中實施補習教育，自身勤苦讀書，延聘學者施教，雖貴為總司令仍然勤學不輟。他兼任省主席後即寬籌教育經費，其來源有三：一、沒收北洋系軍政官僚遺產。二、沒收廟產，充作學田校舍。三、各縣市創設契稅經理局，凡買賣房地產契稅全數充作教育經費。在教育廳中設立「教育款產經理處」，主管以上三項收支，不准其他機關提用。河南籍北洋人物如袁世凱、趙倜及其他等人財產沒收者甚多，足可以創辦好幾所學校。至於廟產，本來屬於宗教社團所有，馮氏篤信基督教，破除偶像崇拜，勒令全省所有廟產除保留小部份暫供少數尚未還俗之僧尼生活費用外，絕大部分都充作學田，其廟宇較大者改作校舍。這三項規定實行之後，教育經費充足，學校自然增加，馮氏對於教育建設之功不可沒，而宗教界人士和尚、道士、尼姑對於馮氏大起反感。

中嶽嵩山之少林寺，歷史悠久，僧徒衆多，且歷代以武功馳名全國。在北伐前，僧徒為廟產安全及保護附近民衆，除傳統的練武功外，又擁大批新式槍炮，形成一支強大勁旅。河南寶豐縣人氏樊鍾秀，早年曾在少林寺學藝，後來統帥部隊入粵，增援國父擊退陳炯明，被任為建國豫軍總司令，北伐時進軍豫西南一帶，聲稱建國豫軍為先大元帥所封，拒絕馮玉祥改編，並委任少林寺某大師兄為該軍旅長。馮氏藉口沒收廟產，

先派步兵一團前往強制執行，少林寺僧徒奮勇抵抗，把一團人全部消滅。馮氏老羞成怒，繼派大軍兩個師，從南北兩路夾攻，先以大炮猛轟，繼之以火攻，整個少林寺化作一片火海，僧衆傷亡過半，其餘分別逃竄，此歷代名剎毀之於一旦，可謂慘矣。筆者曾看到一部火燒少林寺的電影，實際上清軍並未由此舉，而是二百年後的馮玉祥所爲。此外馮氏爲改革舊習，破除迷信，各種措施都操之過急，不顧民俗傳統，例如提倡過陽曆年，禁止民衆過農曆年，警察到處巡視，如發見張貼春聯及拜年者，罰款充作公益之用，引起民衆反感，怨謗隨之而生。

幽默花招常捉弄人

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馮氏失敗，避居山西省晉城縣，後來孫殿英軍長移防晉城，馮氏以居民身分參加歡迎大會。他起立致詞：「你們知道今天歡迎的是什麼人嗎？」稍停片刻，看到無人反應，又繼續大聲說道：「是扒墓賊啊！」全場相顧譁然，孫殿英臉似火燒，無地自容。馮氏再加說明：「民國建立已經十幾年了，宣統小皇帝仍然坐在紫禁城皇宮裡，實在氣人！我一惱火把他趕出皇宮，我自認爲革命很徹底，可是比起孫軍長來，差得太遠了，他把滿清的祖墓都扒了，把慈禧那個壞娘們的屍骨都拆散了，實在大快人心！可算得革命革得最徹底了。」馮氏雖係行伍出身，却能言善道，喜笑怒罵，集幽默、戲謔、刻薄之大成。抗戰期間他居住重慶市郊之歌樂山，當地多爲高級軍政長官的住宅，保長（如同現

在的村里長）普通百姓不敢担任，高級長官不願做，馮氏遂自荐，熱心服務，頗得居民好評。有一天某部隊一連士兵進駐該地，連長找保長辦官差，借用民間房屋，借桌椅用具，橫加指責。馮氏身穿藍粗布褲褂，頭上纏一塊白布，這是四川農民的標準裝束，彎腰深深一鞠躬：「大人，辛苦了！這個地方住了許多當官的，差事實在不好辦，臨時駐防，將就一點就是了。」連長大怒：「要你來教訓我！你這個保長架子可不小！」馮氏微笑回答：「不敢，我從前也當過兵，從來不願打擾老百姓。」連長問：「你還幹過什麼？」排長、連長也幹過，營長、團長也幹過。」那位連長起立，略顯客氣：「你還幹過什麼？」馮氏不慌不忙，仍然微笑說：「師長、軍長也幹過，還幹過幾天總司令。」連長細看這個大塊頭，突然如夢驚醒，雙脚一併：「你是馮副委員長？部下該死，請副委員長處分！」馮氏再一鞠躬：「大人請坐！在軍委會我是副委員長，在這裡我是保長，理應侍候大人。」弄得那位連長惶恐無地自容。一年冬季，馮氏化粧成窮苦人模樣，攜一包破衣服往當舖求當，朝奉翻開一看說：「這些東西不能當，誰要這些破東西？」馮氏說：「窮人才來求當，你不給窮人方便，我馮玉祥來開個當舖，除了死屍以外，什麼都當。」說罷轉身就走了，當舖人員大驚失色。某日上午馮氏手提燈籠，晉見蔣委員長，委員長說：「大白天你提着燈籠幹什麼？」他即刻吹熄了燈火，回答說：「外面很黑暗，到你這裡才看到光明。」諸如此類的惡作劇，耍花招、捉弄人的事件很多，不勝枚舉。

黑海俄船失火真相

抗日戰爭勝利後，馮玉祥奉派赴美考察水利，民國三十八年春戰局逆轉，國民政府南遷廣州，馮氏看到局勢惡化，不願回國，從美國乘坐俄輪經由地中海進入黑海。最後一晚，輪船將行近放得薩港，俄人舉行惜別晚會，放映「馮玉祥傳」影片，突然銀幕起火，在一片混亂中，馮氏竟被燒死。當時傳說紛紛：有謂係俄人惡其多變，蓄意謀殺；民間則傳說佛祖有靈，火燒少林寺的因果報應；中共宣傳指係國民黨特務所爲。當時各國電訊並未報導死亡人數，如果單單燒死馮氏一人，殊出乎常理。北平淪陷後，偽政權成立，馮妻李德全返國，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親筆寫紀念文，她說：「放映中電線突然走火，全場混亂，馮先生一時緊張，舊有心臟病突發，因而去逝。」幾種傳說多不可靠，似乎以李德全所言較爲合理。

綜觀馮玉祥一生：出身窮苦家庭，幼年失學，入伍從二等兵積升至集團軍總司令、副委員長、一級上將。任營長時發動樂州起義，事雖未成，其響應辛亥革命亦有小功。討伐張勳復辟，率一旅之衆首先攻進紫禁城，若非段祺瑞制止，即將宣統趕出皇宮。發動首都革命，摧毀直系政權，終將宣統趕出宮門，掃除帝制餘孽。響應北伐統帥三十萬國民聯軍師出潼關，配合北伐大軍作戰，奉軍因而倉皇撤退，以至繼續北攻，完成全國統一，其功實不可沒。爲何竟一度舉兵反抗中央政府，自毀前程？實令人惋惜！馮氏愛國愛民

，勤勞苦幹，自奉儉約，不置私產，為不可否認的事實。本心為善，為人民謀福利，而所採用的

手段不當，常引起人們指責。總之功多於過，毀譽參半。他不是軍閥，因為他不同於軍閥所作所

為；也不是標準的革命軍人，因為他變化無常，可算是一世之怪傑！

成語追踪

(八)

何字白

豸部——豹

「豹」，動物名，形似虎而小，性猛力強，常捕食羊、鹿等動物。姓氏中亦有姓豹者。以豹字起始的成語甚少。茲舉如次——

「豹子心肝」，謂大胆也。「桃花扇」曾有「那賊臣就喫了豹子心肝熊的膽也。」

「豹死留皮」，喻人死後當留美名，語出「五代史·王彥章傳」——王彥章係五代後梁的猛將，從軍卒出身，憑他的驍勇，著名當時，做到了刺史、招討使。由於他用的武器是一桿鐵槍，軍中聽到了王鐵槍的大名，人人驚佩。他為人忠義，不事二主，立下很大的軍功，他常以「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兩句話作守則，後來他兵敗被後唐擒到，誓不投降，寧為危亡的後梁盡節而死。

「豹隱南山」，喻隱居山林。典出「資暇錄」——「豹性潔，雪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汗其身」。

「豹變」，喻貧賤而顯達。語出「易·革卦」：「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意思

是說，君子遷善去惡，猶如豹皮上的斑采煥蔚

虫部——虎

「虎」，野獸名，性凶悍、力猛，吼聲宏大，捕食人畜，稱為獸王。姓有虎姓者。以其猛勇，常藉以形容勇將，如虎將、虎臣。又以其兇殘，凡傷害人類物類者，常假借「虎」名，如「市虎」、「南洋之虎」、「壁虎」等等。

以虎字起首的成語相當多，即與虎有關連者亦不少。茲僅就前項列舉。至於後項，分別歸入各該成語起頭的字類系列敘述。(例如：與虎謀皮歸與字類，畫虎不成歸入畫字類)「虎口餘生」，謂冒險而得更生者。猶如從虎口逃生，「表忠記」曾敘明、任邱、邊長白掘李自成祖墳所歷危險。

「虎子狼孫」，謂殘暴的盜賊。語出「舊唐書」。

「虎不食兒」，喻人不可無語骨肉之恩。出「通俗編」。言「餓虎不食子，人無骨肉恩」。

「虎爪象牙」，喻禽獸之利器。語出「淮南子，說林訓」。

「虎穴龍潭」，喻危險的地方，「後漢書·班超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虎皮羊質」，猶「羊質虎皮」，故事見羊部所述。

「虎而冠者」，喻殘虐之人，雖具衣冠而凶暴如虎，語出「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虎尾春冰」，喻極危險之事，猶如踏老虎尾，會惹虎傷人，踏上將要溶化的春冰，會沉入深淵。

「虎兇出於柙」，喻典守的人失其職責，語出「論語·季氏」。虎和兇(野牛)關在柙裡，本有看守的人，那麼牠會跑出來傷人，是誰的差錯呢？孔子說的這句話，是藉此諷示當時有官守的人沒有盡職責。

「虎卑勢狸卑身」，謂養精蓄銳，準備奮擊，語出「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原文係：「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

「虎背熊腰」，喻人之強健。